

儿子“十一”结婚 喜宴只办三四桌

孙先生：“人财”两轻松

晚报讯 (特约记者 杨晓斐)十月一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许多新人都想喜上加喜,选择在十月一日这天举行结婚仪式。随之而来的是在国庆节之前到民政局登记的新人也比平时多出不少。

据滕州市民政局登记处统计,滕州市平均每月登记的新人对数为1100对,而今年9月预计将有1600对新人登记结婚,整个9月都是登记高峰期。登记处的朱主任介绍,在9月登记的新人很大一部分都是打算在国庆节这天举行仪式。

一些新人会想赶着国庆佳节,在十一当天到登记处登记。但是,按照国务院此前发布的放假规定,今年国庆假期为10月1日至7日,所以登记处在国庆节期间会正常休假。朱主任提醒新人们要在工作日来办理登记手续,以免在放假时吃到“闭门羹”。

9月、10月,一向是新人们选择结婚的黄金月,而招呼亲朋好友相聚,分享喜悦也是千百年来习俗。但近日记者走访发现,近期我市婚宴市场相对往年冷清了许多,业内人士直言,在狠抓公款吃喝的同时,婚宴的奢侈之风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所控制。

喜宴名目锐减

记者25日走访了市区各大酒店及婚庆公司后了解到,往年9月、10月的“结婚潮”今年表现得有点差强人意。愁了商家,却乐了消费者,不少新人反映,今年

借力“简朴风”,就连星级酒店的婚宴价格也跌了,这在往年是没有过的,就婚宴这一块儿就可以省去不少开销。

“因严控‘三公’消费,‘节俭风’最近也吹到了婚庆上。婚宴作为宴会收入的重要部分,一直以来都是餐饮业的主要盈利点,政务接待减少,不少酒店经营者就将希望寄托在了婚宴上,如此一来,主攻婚宴的酒店会增加,业内竞争加剧,可不会想,‘订婚仪式’、‘婚礼答谢’、‘结婚周年庆’以及流动务工人员‘办两(多)地婚礼’情况比以往减少很多,一些酒店不得不通过降低价格、增加服务来吸引顾客。”市中区某品牌餐饮店的工作人员葛先生表示。

遇上结婚这样的喜事,家家户户都会摆上几桌酒席,宴请亲朋好友一起庆祝,这在之前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过去各种和结婚有关的酒席令人目不暇接,订婚宴、结婚酒、回门宴、婚礼答谢宴……但记者

在近期的调查中发现,虽然“金九银十”的结婚潮已经来临,但各种和婚礼有关的人情酒名目少了,酒席的桌数也少了,在一些新人中,甚至流行起了人情“双免”和“干折”做礼。

“俗话说‘人情大于债,顶着锅儿卖。’人情礼来了,不出人家瞧不起,出少了人家有看法,就只好打肿脸充胖子,结果是‘人财’两负担,还不如不办来得轻松。”孙先生是地地道道的枣庄人,也是个交友甚广的公司经理,他说:“往年看朋友的孩子结婚那是一个‘累’啊,不仅要众亲朋好友到齐不说,还来来回回好几拨人,结一次婚办下来得五六十桌,这次儿子十一结婚我已经计划好就请些亲戚,办下来也就三四桌。”

据了解,今年不少新人家庭除了减少宴请次数,酒席桌数也明显减少,一般不再广邀亲友,而只是请至亲吃一顿,酒席数量一般只有三四桌。

(记者 张莉萍)

晚报讯 (记者 张莉萍)近日,市中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查处了6批不合格药品、6条违法药械广告、2家以非药品充当药品治疗疾病的诊所和1家从非法渠道购进药品诊所。

执法人员可以通过安装的手机药品监管软件,实时查询药品电子监管码,查看药品流向,截至目前,已利用药品监管软件查处非法渠道购进药品案1起。另外,通过药品抽验,共发现不合格药品6批,其中假药2批,劣药4批,假药已移交公安部门处理,劣药亦全部立案处理。

依靠省局“药品营销人员备案查询系统”,核实业务员身份。通过省局“药品营销人员备案查询系统”,对药品供货方业务员的身份进行核查,一旦发现未经备案的人员经营药品,立即展开调查。

今后假冒伪劣药品药材想从邮政部门邮寄出去,是不可能了。为杜绝假冒伪劣药品药材通过邮寄渠道在我市流通,邮政快递EMS积极配合调查,对于检查中发现的可疑票据和可疑药品,及时通过邮政快递EMS进行外调。严格执行收寄验视制度,切实加强对各类禁寄物品、违禁物品、危险物资的检查、甄别和控制。目前,通过外调,已发现涉嫌假冒药品1批。

材料费20元 手工费花去50元

70元换个滤网

顾客很费解

半年前,韩先生从我市某汽车4S店购买了一辆车,爱车刚刚开了半年,韩先生就感觉空调不给力了,会时不时地闻到一股异味,天气热的时候空调的制冷效果也不太理想。

近日,韩先生来到4S店想找维修师傅给检查一下,打开汽车内的空气滤网,韩先生看到,滤网上已经被柳絮等一些杂物堵得差不多了。在维修师傅的建议下,韩先生决定清洗爱车的空气滤网,此时却被告知,想清洗汽车的空气滤网,就要接受4S店关于汽车的全套清洗,这样算下来,韩先生要支付4S店300多元的清洗费用,据4S店的工作人员介绍,这还是为老顾客打完折后的优惠价。

4S的店工作人员极力向韩先生推荐全套车系清洗套餐,因为没有经验,韩先生有些迟疑。韩先生说,他以前好像听朋友说起过,空气滤网的清洗,貌似价格不算贵,可是这和4S店的工作人员给出的答复却不同,这让韩先生有些犯了难。

在和4S店维修工人商量后,一位维修工人又给出了韩先生另一种选择,想要清洗空气滤网,不如换一件新的空气滤网,清洗空气滤网和更换一件新的空气滤网价格差不多。

在接受了4S店维修工人的建议后,韩先生花了70元换了汽车空气滤网,车子的空调虽然给力了,可是韩先生却觉得有些不太对劲。“其实这70元钱,只有20元是材料费,剩下的50元是劳工费,这空气滤网只要打开换上就行,50元的劳工费未免也太贵了吧?劳工费比材料费贵那么多,實在是觉得不值。”韩先生说。

(特约记者 寇光)

一年一度的市中区事业编考试就要到了,考生们紧张备考的同时,一些所谓的“助考机构”也没闲着,卖试题、卖答案的短信连番轰炸,着实有些令人厌烦。近日,市民李女士的手机总是响个不停,各种“助考机构”的短信让她不堪其扰。

“我这几天经常收到和事业编有关的短信,几乎天天都有,有时候一上午就能连收三条,特别烦。”李女士说,短信内容神乎其神,有的短信称自己是专业做考前答案的,能提供考试原题,有专门的拿题渠道,保证100%原题。还有的称提供的资料准确性高,只需考前复习三小时,就能顺利通过考试。

“对于这些短信,我反正是不怎么信

的。上大学的时候,每年四六级考试都有,但是真正准确的也没几个。当然有些可能也是真的,但如果是真的,就更可恶了。这么做不仅是违法行为,还助长了不正之风。就是因为有这些所谓的‘助考机构’,很多人才会不好好学习,才会有人怀疑这些考试的公平性。这么公开发短信,太猖獗了吧。”

李女士虽然不相信短信内容,但对自己频频收到类似的短信,她也表示非常疑惑。李女士大学毕业两年了,虽然今年没有报考事业编,但仍是“符合标准”的人群之一,这些“助考机构”能够如此准确地找到她,让她觉得非常惊讶,也怀疑自己的信息是不是被泄露出去了。

(特约记者 张潇艺)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一方面,这跟市民的观念有很大关系,现在很多市民并不希望其他人知道自己有‘礼品’需要去回收店,网店就满足了这样一个顾客群体的要求。再者,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在严查‘三公’消费,这个节骨眼上,也不会有谁傻到明目张胆地进出礼品回收店。”对于网店为何受欢迎时,不少市民这样揣测。

据我市工商局的工作人员介绍,礼品回收业干扰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市场上“礼品回收”生意多属违规经营,有的回收点属于无证经营,私下回收再转卖,理应取缔;即使有营业执照的烟酒零售店,做回收生意也属超范围经营。再者,礼品回收者无论回收还是销售的礼品,往往质量参差不齐,难以保证,有的甚至故意借机以假乱真,以次充好,损害消费者权益,对回收者来说,如果收来的礼品出现质量问题,也容易产生纠纷。

低成本、高利润是礼品回收业得以存在的主要原因。一间房,一块“礼品回收”的招牌,再有一点流动资金,就可以开张了,利润空间大,流动性大,因此屡禁不绝。对此,我市工商局的工作人员建议,既然“礼品回收”这一市场有其存在的特殊土壤,那么作为市场监管部门可以尝试引导设立具有专营性质的礼品回收寄卖中介服务机构,或要求回收者建立实名制进货台账。这样,既可使“礼品回收”回归法律、法规允许经营的范围之内,又能满足普通市民处理过剩礼品的需求。

(记者 张莉萍 刘豹)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潇艺)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潇艺)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潇艺)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潇艺)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潇艺)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潇艺)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潇艺)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潇艺)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潇艺)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潇艺)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潇艺)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潇艺)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潇艺)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潇艺)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潇艺)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潇艺)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潇艺)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潇艺)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潇艺)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潇艺)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潇艺)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潇艺)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潇艺)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潇艺)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潇艺)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潇艺)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潇艺)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潇艺)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潇艺)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潇艺)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潇艺)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潇艺)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潇艺)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潇艺)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潇艺)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潇艺)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潇艺)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潇艺)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潇艺)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潇艺)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潇艺)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潇艺)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潇艺)“我有个同事是薛城的,这种短信她一条也没收到。我爸妈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但我的手机却总响个不停,好像他们都知道我要考事业编似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了,但是在哪里泄露的真是查不到了。现在做很多事都需要留下一些信息,手机号几乎是必须留下的,有时候还连带着别的信息,甚至有要身份证号的地方。但留下了这些个人信息安全么?会不会是哪些我们留过信息的地方将我们的信息卖了出去?现在的信息安全度太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危险的。”李女士说。

(特约记者